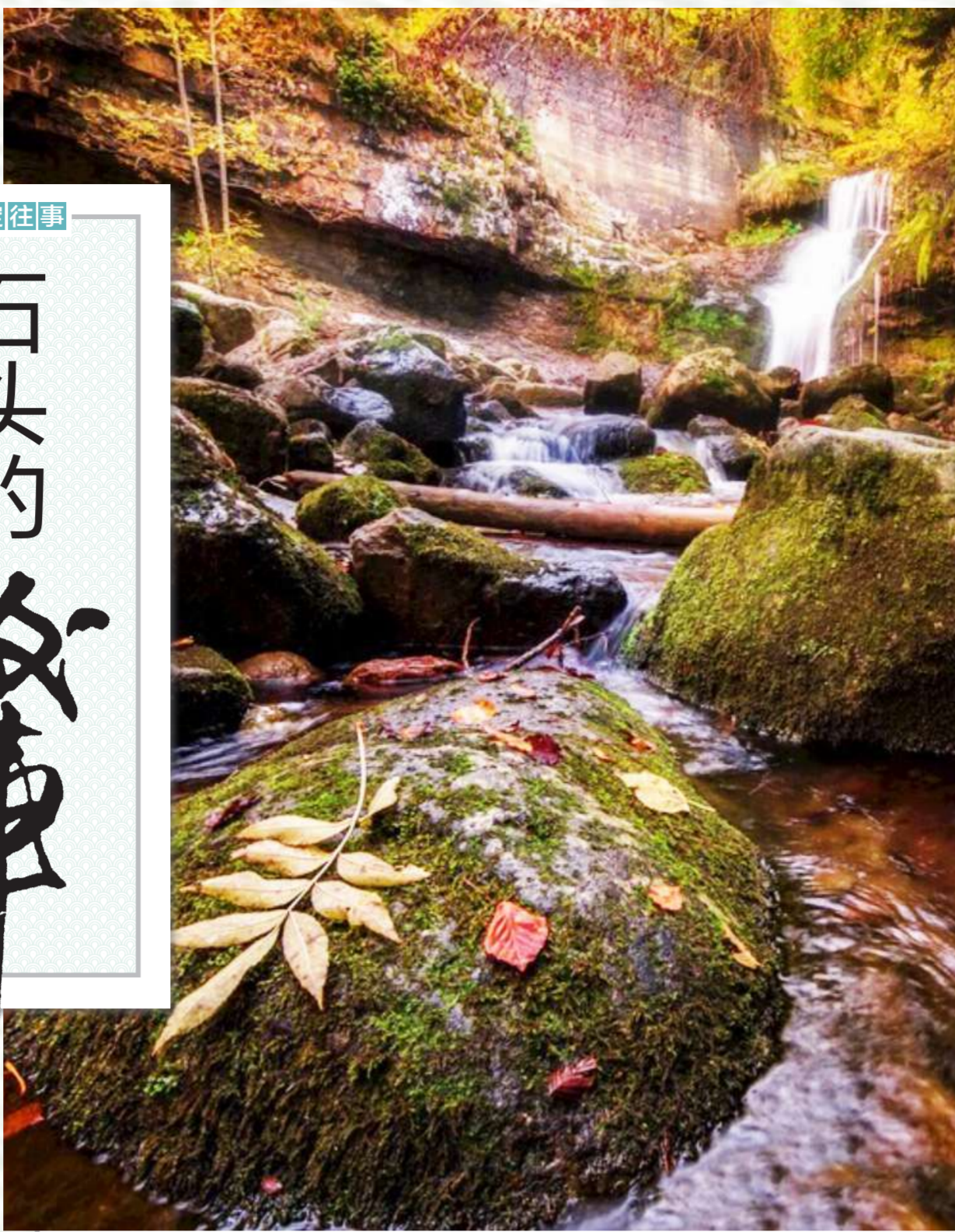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

康定往事

石头的故事

我手里捏着一块石头，很普通的石头，像个鸡蛋，雪一样白且玻璃一样光滑，与长江岸边随手捡拾的石头一个模样。当地人叫它鹅石板儿。

我有个习惯，手里拿着什么感兴趣的东西，就喜欢闭上眼睛，让思绪朝一个很深很暗的地方走，希望走到最初认识这个东西的地方，停下来。一些早就消失、模糊的有趣的事会像烟云似的冒出来，我就会摇头叹息或咧嘴傻笑。

这块石头在我记忆里全是邦硬冰冷的感觉，或为隆隆塌陷的滚石，或为敲击碰撞的打火石，或为砸碎东西的工具。我找不到最初留下的印记，但可以猜想，最初我触碰过的一块石头，肯定以为是能扔进嘴里吮吸的东西。也许我还会用刚冒出来的乳牙来嚼咬，可石头的坚硬和涩口一定让我很难受。

嘎子

我对石头有更多的认识，还像石器时代的那些先人一样，觉得它真是个好工具。砸坚果，比如核桃之类的，砸碎了才能吃到里面香甜的果肉。还有，它是防身的武器，不管遇上凶狠的狗，还是比我大许多的坏孩子，我都随手捡拾一块石头，举过头顶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

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有个大孩子在我身旁蹲下来，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笑，从兜里掏出一盒火柴，抽出一大把，整齐地放在一块石凳上。他朝我吹了声口哨，让我看石凳上的火柴杆，我眼睛朝那里看去，他猛地从背后举起一块光滑的鹅卵石，朝那堆火柴杆砸去。轰的一声，一团火光升腾起来，把我的眼睫毛都烤焦了。我吓得哇哇哭叫，心里却对他手里握着的那块鹅卵石好奇极了：那是块什么石头，竟然能砸出火光来，太神奇了！我也回家偷来火柴试试，却怎么也砸不响。等我长大些，能砸响时，人家竟然把火柴头抠下来包上锡箔纸，砸得更响了。因此，我活这么大，天天都在羡慕别人，一双会笑的眼睛，也总是为别人而笑。

老家有一种石头，玉白色的石面上布满翠绿的斑点，绿色多的地方，还像一片小小的绿叶。我曾有一段时间很喜欢那种石头，不是因为它们个个都漂亮，而是老家人都叫它打火石。这石头真能打出火来？我看见有人用它互相敲击，叭叭叭，真的把一堆干柴点燃了。我也找来一大堆，天天拿着碰撞敲击，就连一点火星子都没有。有人告诉我，在天黑透时试试。天黑透后，我拿着石头一敲，叭叭叭，一串串火星子就跳了出来。

那段时间，我对它爱不释手，天一擦黑就叭叭地敲击；天没黑时，我就蒙在被窝里，叭叭地敲石头。我特别喜欢看那些火星子从石头上跳出来，一串一串，有时是金黄色，有时又是蓝焰焰的。我们那时并不知道，那些绿色的斑点是一种矿石，地质专家叫它孔雀石——那可是一种宝石，在遥远的俄罗斯，孔雀石比东方的翠玉还要值钱。

小时候，我家旁边有个小庙，里面的菩萨不是泥塑的，而是用整块花岗岩雕成的，雕得很粗糙，看不清脸上的眼睛和鼻子，只有嘴巴，好像也雕得又厚又大。可人人都以为那就是神，都去磕头烧香。我记得有人找来两块形状奇特的石头，说要给庙雕两个狮子，来守护这座“小神庙”。他每天都来雕琢，我就坐在他旁边看，看着狮子一天天成形：一头站着，一头坐着；站着的尾巴高翘，坐着的尾巴紧夹，都雕得活灵活现，一点也不像庙里的那个神像。雕完后，他左看右看还不满意，说狮子嘴里忘了雕两颗宝珠，这样含在嘴里才是神狮子。他就找来两块拳头大的石头，左凿一下，右凿一下，然后把石刀扔在一边，让我端来一盆水，把石头在水里浸了浸，就在石板上打磨。一天天过去，两个滚圆的石弹子就磨成了。我拿在手里，羡慕得泪水都快滚出来了。后来，我也学会了磨石弹子，老家的孩子们也都学会了——就是在石板上磨，没有狮子嘴里叼的那么大，只有拇指那么大，是我们磨来自己玩的。我们像弹玻璃珠一样，用石弹子弹着玩，这是我儿时想忘也忘不了的游戏。

我第一次知道石头是有生命的，是跟着母亲去

牧区的时候。那时候，母亲是兽医，常常下乡去牧场，给牲畜打疫苗。我小时候出了名的淘气，只有跟着母亲下乡才会乖一点。我看见有户牧民的羊圈里，一头老羊死了——那是一头下了很多崽的母羊，是那些大大小小小羊子的祖母。它是自然老去的：翁西老阿妈用铜盆子给它调了一点糌粑汤，它刚喝了两口，就眯上了眼睛，头高昂着，生有几根胡须的尖下巴翘着，头朝阳光刚刚升起的山头一歪，就走了。老阿妈望着有风掠过的地方，对我说：“它走了，踩着草叶尖尖走了。”

老母羊走后，他们一家人在河岸边找来一块白色石头，小心地用围裙兜着，来到羊圈里老母羊常待的地方，把白石头轻轻放在那里，又扯了一把青草放在石头旁。老阿妈含着眼泪说：“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草，很嫩的草。”她仿佛不是对着石头说话，而是对着那头生过一大群羊崽子的老母羊。母亲对我讲：“那块白石头就是那头老母羊，它死了，魂就住在那块石头里了。”

有好多次，我来到那块石头旁，蹲下来，也扯一把青草放在石头边，低下头，把耳朵轻轻贴在石头上——我真的听见了羊吃草的声音，还像它活着时一样，一边细细咀嚼，一边轻轻咳嗽。

我还在农区那些低洼山坡的青棵地里，看见一块块这样的白石头遍地散落着。那时我不懂，还帮着他们捡拾石头，因为我只知道，好的土地一定是泥土松软肥沃、石头稀少的。可那里的人却急了，他们当着我的面沉默不语，到了夜晚，又悄悄把我扔去的石头一块块捡了回来。当然，我看见

了，又去捡拾，又扔掉；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他们又悄悄捡了回来。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们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们也不知道，也许那些石头就喜欢这块地吧，晚上又偷偷跑回来了。”当然，尽管那时我小，也不会相信这种像神话一样的说法。只有母亲知道缘由，她悄悄对我说：“这是规矩，是风俗。”这里的规矩和风俗，难道就该像神话吗？

有一天，我看见一位老阿妈用围裙兜着几块很大的白石头，来到她家的青棵地里，把石头一块一块捧出来，嘴里轻轻叫着那些石头的名字——哇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分明就是一个个人的名字：其加达瓦、意西康珠、根秋巴登……母亲悄悄告诉我，那些都是她死去的亲人的名字，她相信，亲人的魂就住在那一块块白石头里。有亲人的看护，她家的庄稼才能有收成。

“那一片土地里的大小小的白石头，你觉得奇怪，因为你是外地人。你应该入乡随俗，应该理解他们。因为有了那些石头，他们祖祖辈辈种庄稼的土地才有了生命，才有了神灵的眷爱，他们对丰收、对幸福，才充满了希望。”

沿着青藏高原，沿着横断山脉自东向西走，往高处走、往深处走，河滩上、山丫口、高冈缓坡顶上，除了飘荡不息的经幡，就是堆积起来的高高低低的石头。风会呼啸，石头却永远沉默。在一切都显得苍凉荒寂的地方，这些沉默的石头更像沉思的智者，无论躺着还是站着，都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。牵马走过那里的人，会自觉捡起一块石头，扔在那些石堆上面，然后念叨着什

么，绕着石堆转圈子，仿佛是在同亲人般的石头诉说着心里话。石头沉默着，我相信，它们都听见了，也听懂了。

石头，只有在这里，才能让人感觉到亲密，感觉到家与亲人时常相伴的甜蜜。特别是从一片石头垒起来的楼房走过，穿行在一条长长的、带着牛粪烘热气息的石头巷子里，因为石头能让慌乱烦躁的心安静下来，让善良与纯净的眼睛去抚摸阳光遍洒的大地。

石头啊，你用不着去胡编乱造故事，随手拾起来，用你的身子去焐热它，你就会知道一个暖心的秘密。

那个早晨，留在我十二岁的记忆里，直到今天回想起来，依然清晰如画。晨雾粘在挂满露珠的草叶尖上，远远近近的灌木丛还被暗黑的夜色包裹着，寒冷的风刮在脸颊上，像牙齿撕咬似的疼。我跟着充翁老阿妈走出帐篷，走进用粗杉木栏起来的羊圈。我偷偷跟在她身后，像个偷羊贼——我不能让她发现，因为我对她常常一个人偷偷进羊圈、对着一块巨大的白石头叭叭咕咕说话，实在太好奇了。

那块石头与其他的白石头有些不一样，有一头小羊那么大，白色的石身上有一条条灰黑色的花纹，十分好看。我曾经好奇地蹲下来，伸出手去摸石头上那些旋成圈圈的黑色花团，石头是冰冷的，花团却像被火烤过一样温热。

搭拉是充翁老阿妈的孙子，他对我说，那块石头曾经是他家最好的母羊，白色的绒毛上有很漂亮的黑色花纹。那头母羊下了好多好多绵羊崽，那些绵羊剪下的羊毛又好又蓬松。可母羊死

了，他们把它埋在了它常去喝水的河岸边，那块石头就是埋它时挖出来的——奇怪的是，它竟然和母羊一样，也是白色的，还生满了黑色的花纹。充翁阿妈说，那就是母羊的魂，他们要把它供着、养着。

老阿妈抱着沉甸甸的石头朝小河边走去，那里的雾早已散开，冰凉清澈的河水静静流淌着。老阿妈把石头轻轻放下来，望着对岸的山头——一抹刺眼的阳光正从山口子上洒下来，呼啦一声，河水里溅起金色的水花。老阿妈用手掌心在石头上轻轻摩挲着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。她肯定看见了跟在身后的我，还朝我露出了温暖的笑容，又闭上眼睛，继续不停地念叨。

她好像有意让我见证什么，睁开眼，脸转向我，手慢慢挪开。我的眼睛突然亮了：那里躺着的哪里是冰冷僵硬的石头，分明是一头活蹦乱跳的绵羊——雪一样白的毛，上面随手撒满了黑色的花纹。羊抖动着身子，像是抖掉一身的疲惫与困倦，站了起来，在老阿妈身旁晃来晃去，扯了几口石头缝隙里长出的嫩草，又舒服地朝着远方的帐房咩咩叫了几声，才低下头，把嘴伸进洒满阳光的河水里，咕嘟咕嘟喝了起来。

沉睡的草地瞬间醒来了，被温暖阳光烘烤的草地上，不知何时撒满了出牧的牛羊，黑色的、白色的，像开满了星星点点的花朵……